

文韵周刊

以“纳土归宋”照见中华智慧

——对话浙产历史题材剧《太平年》主创



《太平年》剧照。

■ 本报记者 沈听雨

当青年时期的钱弘俶、孙太真、赵匡胤、郭荣四人站在城墙上，对着冉冉升起的朝阳举起酒杯，历史剧《太平年》的播出也渐入佳境。

这场戏成为全剧的情感支点，也为剧集定下了基调。从此，四个人的命运紧紧纠缠。他们在个人抱负、家国责任与历史大潮间艰难取舍。最终，吴越王钱弘俶交出了王印，走上了最艰难也最宽阔的那条路——“纳土归宋”。

这部由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、华策集团等出品的电视剧在央视一套开播后，从剧情到台词都迎来观众的反复品味：“没有迎合一般历史剧权谋+战争的套路”“不降智，不用快进”……该剧将镜头对准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又纷繁复杂的五代十国时期，但《太平年》的核心并非讲述王朝的更迭，而是探讨“何为真正的太平”。

如何将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和现在的观众建立连接？在与总导演杨磊、编剧董哲等主创的对话中，我们一步步还原出《太平年》中隐藏的中华智慧。



华策集团供图

白宇饰演的钱弘俶。

乎为零。如何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，以合理想象来丰富人物形象？董哲坦言，这是自己创作中碰到的一大难题。

搜索了大量资料后，董哲在洛阳博物馆找到了钱弘俶墓志（钱弘俶归宋后为避讳，改称钱俶）。他拍下碑拓的内容，从字里行间一点点抠细节。“这样一个人不会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他的能力一定来自他的经历。”董哲开始思考，处在五代十国的背景下，怎样的经历才会让钱弘俶选择“纳土归宋”的结局。

剧中，董哲为钱弘俶设计了一段北上汴梁与赵匡胤等结谊的戏份。而在留存至今的史料中，并未记录钱弘俶与赵匡胤在年轻时期有过交集。不少学者也认为，由于两人在政治地位和地理空间上存在较大差距，年轻时直接见面的可能性较低。

那为什么要安排钱弘俶和赵匡胤“提前会面”呢？

在董哲看来，这是角色设定的需要，也是剧情表达的新尝试：“从擅做鱼脸的潇洒‘钱九郎’到被命运推至历史岔口的吴越君主，钱弘俶的成长充满撕裂与抉择。他必须亲自去看、去体会那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伤害，才能认识到‘覆巢之下无完卵’，才能明白他不是生活在一个安宁太平的时代，只是生活在一个安宁太平的家族大院里。而作为一个靠着人民赋税保持富足生活的王族，应该担起应有的责任。”

在历史的基础上，通过合理的叙事表达，让角色更接地气，这让《太平年》具有了平民史观的温度。

构建 真实可感的五代十国

杨磊第一次看完《太平年》全集剧本，是2024年春节。有一天，都半夜两点了，他还手不释卷颇为兴奋。妻子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：“这剧本好看到我舍不得往下看，感觉看完后就没了，心里会空落落的。”

许多观众认识杨磊，是因为电视剧《三体》，而《太平年》是他执导的首部历史剧。《太平年》播出后，常有人问他：“拍历史剧和拍科幻片，有什么不一样？”杨磊说，二者本质是

以《太平年》为桥梁，杨磊希望向观众呈现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和传统文化的丰厚积淀。

激活 沉浸式历史探索之旅

看《太平年》，需要一点耐心。

剧集开播后，中原和吴越各色人物陆续登场。前五集用快节奏、高信息量的方式交代了后晋与吴越国的迥异局面。

与被影视剧呈现过多次的唐宋明清不同，五代十国的历史对于多数观众来说还像蒙着一层面纱。陌生的人物和官职、大量类文言文的台词，也让部分观众觉得晦涩难懂。

董哲坦言，这并非刻意为难观众。写剧本时，他也想过能不能用更直白的台词来讲述，但他发现，这些贴近历史的台词更能还原出时代气韵，从而让自己、让演员都能沉浸式进入那个年代，去相信那些创作出来的场景和人物，“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观众，观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得多。”

其实，电视剧刚开拍时，杨磊和主演们也不习惯读这些稍显“晦涩”的台词。但真正读进去、理解了每一句台词在情境下的语意后，他们又渐渐觉得，这样的台词和这部剧非常适配，如何通过表演将这些台词说明白并表达深沉潜台词，成了片场导演和演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。

自剧集播出以来，社交媒体上围绕历史细节、人物评价、事件解读的讨论如火如荼，许多人自发整理了“跟着《太平年》学历史”“太平年小剧场”等知识点，形成“观剧—考据—讨论—分享”的良性循环。

纳土归宋是怎么回事？做字怎么读？“留后”是什么意思……《太平年》放弃了把历史细节“翻译”成现代通俗语境的传统做法，而是保留了大量需要观众稍加探究的历史信息点——纷繁的历史人物、特定的官职名称、典章制度、礼仪手势、文书格式乃至饮食习惯。

在中国广播电视台组织联合会副会长高长力看来，这种创作选择，在互联网快速发展、AI智能工具普及的今天，正好激发了观众前所未有的追剧查史热情。很多观众一边追剧，一边随手打开搜索引擎，查询“五代叉手礼”“吴越国保境安民政策”“冯道为何历仕多朝”，实时完成知识补给，深入剧情肌理。

这也正是《太平年》创作团队所希望的——找到与当代对话的连接点，完成历史性与当代性的交互。

“希望这个千年前关于和平的抉择，能让今天的观众读懂乱世的不易，并更加珍惜当下的太平年景。”华策集团董事长、该剧出品人赵依芳说，“当《太平年》成为一个激活历史记忆、促进文化学习的动态场域，观众看剧也变成一场沉浸式的历史探索之旅。”

令人欣喜的是，从《太平年》开始，还有更多历史剧将陆续登场。比如《秦时明月》《风华正茂》《大唐赋之破阵乐》等，它们聚焦五代十国、秦汉、南北朝、唐宋明等不同时代的故事，将从不同角度探寻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与密码。

延伸阅读

文物里的吴越文化

《太平年》中的权谋与情感，都能在诸多文物中找到映照。它们静立时光深处，生动诉说着吴越国“重民生、兴文教、促商贸”的治国智慧，以及对“太平”的深切向往。

观剧之余，不妨走入浙江省博物馆、杭州博物馆和杭州吴越文化博物馆。让这些穿越千年的文物，为你展现一段比戏剧更真实、更磅礴的吴越往事。

雷峰塔地宫文物

雷峰塔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(977年)，初名皇妃塔，由吴越国王钱俶为供奉“佛螺髻发”舍利并作为藏经之所而建。

2001年，雷峰塔地宫的开启震惊世界。金银器、玉器、铜器、钱币等大量文物重现天日，而最珍贵的莫过于“吴越国王钱俶造阿育王塔”。其中一尊“五代十四国吴越国鎏金纯银阿育王塔”高仅35.6厘米，却工艺精湛。塔内供奉的“佛螺髻发”舍利，印证了吴越国“东南佛国”的盛名。

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告水府文银简

吴越国的统治者钱氏诸王，上承唐代传统，每年举行投龙仪式，向境内的洞天水府投金龙银简，以为国家祈福。20世纪50年代，杭州西湖疏浚时发现历代吴越国王的8枚水府告文银简，其中就包含钱俶23岁时所投的这件。

这枚银简长约33.6厘米、宽14.3厘米，通体银质光洁，正面刻吴越国王钱俶23岁告水府文，直白道出对国泰民安的恳切祈愿，与吴越国“保境安民”的治国方略一脉相承。这也让《太平年》里钱俶心系苍生的形象有了更具体的文物佐证，为千年吴越的历史图景添上了一抹温情的民生底色。

越窑秘色瓷

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。”秘色瓷发源于中晚唐时期，繁盛于吴越国时期，是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一座丰碑。这些瓷器不仅见证了吴越国高超的制瓷工艺，更是“保境安民、善事中原”国策的实物证明。

例如临安水丘氏墓出土的秘色瓷青釉褐彩带座瓷熏炉，其胎色灰白，胎质坚致，熏炉通体施釉，器盖釉色青翠滋润。在吴越国对中原五朝称臣纳贡、保境安民的政治活动中，越窑青瓷尤其是其中的秘色瓷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钱镠铁券

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，有一件来自浙江的“铁书”——唐昭宗赐予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的“金书铁券”。这块瓦形铁板上，镶嵌着333个金字，记载着钱镠平定董昌叛乱的功绩，赐予“卿恕九死，子孙免三死”的特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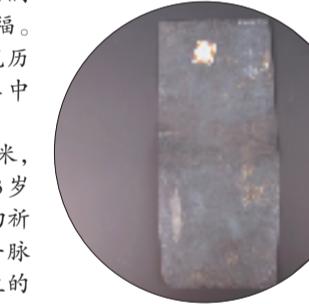
这块“免死金牌”中，藏着理解吴越国治国理念的关键。钱镠及其子孙珍视这份荣誉，坚守“善事中原、保境安民”的祖训，使吴越国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，为之后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江南繁华奠定了基础。

钱镠铁券的复制品目前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、杭州博物馆及杭州吴越文化博物馆均有展出。

(文章来源:浙江省文物局。图片除署名外，均由浙江省文物局提供。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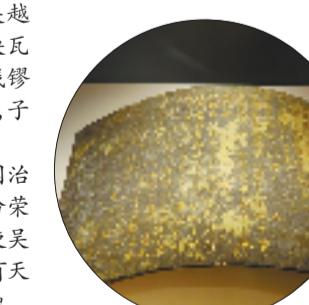
五代十国吴越国鎏金纯银阿育王塔，浙江省博物馆藏。



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告水府银简，浙江省博物馆藏。



唐秘色瓷青釉褐彩带座瓷熏炉，杭州吴越文化博物馆藏。



钱镠铁券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。



钱王祠。视觉中国供图